

震川先生集

十

蘇子卿

PDG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

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
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
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
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
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
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
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
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
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

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
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
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乎三
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
被于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
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
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已能發明中
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
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
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

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榆樗推明中庸大學
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
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
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
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
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
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
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
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
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本葉
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
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
栢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
事王栢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
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
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
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
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
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

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
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
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
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
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
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
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
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夙出千古不可
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
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

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
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
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
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
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
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
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
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
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
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戮力以開

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潛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巋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

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
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
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
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
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
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
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
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
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
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

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益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觀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

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

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

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師帝堯
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
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自岱
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
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
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
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
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
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
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日

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摺天之山鳥谷青山之
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續楠之域丹粟沸
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
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
窮祝栗之界禺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
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
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
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
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
黑書于臨胸覩綠字于濁水桐栢有鬼神之書宛委

出五符之要秦敷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
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
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
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
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
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
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
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
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

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
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
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抔水至大越上
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
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
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
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
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筍又名宛
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
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